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八百三十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録部

論議第二

宋鄭鮮之為桓偉輔國主簿先是兖州刺史滕恬為丁零翟遼所沒屍喪不返恬子羨仕宦不廢議者嫌之桓玄在荆州使羣僚博議鮮之議曰名教大極忠孝而已至乎變通抑引每事輒殊本而尋之皆是求心而遺跡

跡之所乘遭遇或異故聖人或就跡以助教或因跡以成罪屈伸與奪難以等齊舉其阡陌皆可畧言矣夫可逃乎而伊尹廢君君可脇乎而鬻拳見善忠可愚乎而箕子同仁自此以還殊實而齊聲異譽而等美者不可勝言而欲令百代之下聖典所闕正斯事於一朝豈可易哉然立言明理以古證今當使理厭人情如滕羨情事者或終身隱處不闗人事或陞朝理務無譏前哲通滕者則以無譏為證塞滕者則以隱處為美折其兩中則

異同之情可見矣然無譏前哲者㦙情之謂也若王陵之母見烹於楚不退身窮居非為榮也鮑勛謇諤魏朝亡身為效觀其心非貪爵也凡此二賢非滕之喻夫聖人立教猶云有禮無時君子不行有禮無時正以事有變通不可守一故耳若滕以此二賢為證則恐人人自賢矣若不人人自賢何可獨許其證譏者兼在於人不但獨證其事漢魏以來記闕其典尋而得者無幾人至乎大晉中朝及中興之後楊臻則七年不除喪三十餘年

不闕人事温公則見逼於王命庾左丞則終身不著袷
高世遠則為王右軍何驃騎所勸割無有如滕之易者
也若以衰麻非為哀之主無所復言矣文皇帝以東闕
之役尸骸不反者制其子弟不廢婚宦明此孝子已不
自同於人倫有識已審其可否矣若其不爾居宗輔物
者但當即聖人之教何所復明制於其間哉及至永嘉
大亂之後王敦復申東闕之制於中興原此是為國之
大計非謂訓範人倫盡於此也何以言之父雖明不同

戴天日而為國不可許復讎此自以法奪情即是東關

永嘉之喻也何妨綜理王務者布衣以處之今明教者

自謂世非横流凡士君子之徒無不可仕之理而雜以

情譏謂宜在貶裁耳若多引前事以為通證則孝子可

顧法而不復讎矣文皇帝無所立制於東關王敦無所

明之於中興每至斯會輒發之於宰物是心可不喻乎且

夫求理當先以遠大若滄海横流家國同其淪溺若不

仕也則人有餘力人有餘力則國可至乎亡家可至乎

滅當斯時也匹婦猶亡其身況大丈夫哉既其不然天下之才將無所理縢但當盡陟岵之哀擬不仕者之心何為證喻前人以自通乎且名為大才之所假而小才之所榮榮與假乘常已有慚德無欣工進何有情事乎若其不然則工進無欣何足貴於千載之上耶苟許小才榮其位則縢不當顧常疑以自居乎所謂柳下惠則可我則不可也且有生之所宗者聖人聖人之為教者禮法即心而言則聖人之法不可改也而秦以郡縣治天

下莫之能變漢文除肉刑莫之能復彼聖人之為法猶見改於後王況滕賴前人而當必通乎若人皆仕未知斯事可俟後聖與不況仕與不仕各有其人而不仕之所引每感三年之下見議者弘通情紀每傍中庸又云若許譏滕則恐亡身致命之仕以此而不盡何斯言之過與夫忠烈之情初無計而後動若計而後動則懼法不盡命若有不盡則國有常法故古人軍敗於外而家誅於内苟忠發自内或懼法於外復有踟蹰顧望之地

耶若有功不賞有罪不誅可致斯喻耳無有名教冀其子弟而子弟不致力於所天則王經忠不能救主孝不顧其親是家國之罪人耳何所而稱乎夫恩宥十世非不隆也功高賞厚非不報也若國憲無負於滕恬則羨之通塞自是名教之所及豈是勸沮之本乎議者又以唐虞邈矣孰知所歸尋言求意將所負者多乎後漢亂而不亡前史猶謂數公之力魏國將建荀令君正色異議董昭不得枕蘇則之郗賈充受辱於庾純以此而推

天下之正義終自傳而不沒何為發斯歎哉若以時非
上皇便不足復言多者則夷齊於𥜥望子房於四人無
所復措其言矣至於陳平黙順避禍以權濟屈皆是衛
生免害非為榮也滕令生無所衛鞭塞已寘義安在乎
昔陳壽在喪使婢丸藥見責鄉閭阮咸居哀騎驢偷婢
身處王朝豈可以阮獲通於前世便無疑於後乎且賢
聖抑引皆是究其始終定其才行故雖事有驚俗而理
必獲申郄詵葬母後園而身登宦所以免責以其孝也

曰碑殺兒無議以其忠也今豈可以二事是忠孝之所為便可許殺兒葬母後園乎不可明矣既其不可便當究滕之才行無所多辯也滕非下官鄉親又不周旋才能非所能悉若以滕謀能決敵才能周用此自追蹤古人非議所及若是士流故謂宜如子夏受曾參之辭可謂善矣而子夏無不孝之稱也意之所懷都盡於此自非名理何緣多其往復如其折中裁之

何尚之為侍中有人嘗求為吏部郎尚之歎曰此敗風

俗也官圖人人安得圖官顔延之大笑曰我聞古者官人以才今官人以勢彼勢之所求子何疑焉所與延之論議往反並傳於世

南齊顧歡吳郡鹽官人徵太學博士不就歡以佛道二家立教既異學者互相毁譽著夷夏論曰夫辯是與非宜據聖典尋二教之源故兩標經句道經云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淨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精入淨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左腋而生

墜地即行七步於是佛道興焉此出玄妙内篇佛經云釋迦成佛有塵劫之數出法華無量壽佛或為國師道士儒林之宗出瑞應本起歡論之曰五帝三皇莫不有師有道之士無過老莊儒林之宗孰出周孔若孔老非佛誰則當之然二經所說如合符契道則佛也佛則道也其聖則符其跡則反或和光以明近或曜靈以示遠道濟天下故無方而不入智周萬物故無物而不為其入不同其為必異各成其性不易其事是以端委縉紳諸華

之容剪髮曠衣羣夷之服擎跽磬折侯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肅棺槨殯葬中夏之風火焚水沈西戎之俗全形守禮繼善之教毀貌易性絶惡之學豈伊同人爰及異物鳥王獸長往往是佛無窮世界聖人代興或昭五典或布三乘在鳥而鳴在獸而吼教華而華言化夷而夷語耳雖舟車均於致遠而有川陸之節佛道齊乎達化而有夷夏之别若謂其致既均其法可換者而車可涉川舟可行陸乎今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既不

全同又不全異下育妻孥上廢宗祀嗜慾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悖禮犯順曽莫之覺弱喪忘歸孰識其舊且理之可貴者道也事之可賤者俗也捨華效夷義將安取若以道耶道固符合矣若以俗耶俗則大乖矣屢見刻舷沙門守株道士交諍小大互相彈射或域道以為兩或混俗以為一是牽異以為同破同以為異則乖爭之𧮂淆亂之本也尋聖道雖同而法有左右始乎無端終乎無末泥洹仙化各是一術佛號正真

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真會無生在名則反在實則合但
無生之教賒無死之化切切法可以進謙弱賒法可以
退誇強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麤人所信博非
精人所能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抑抑則明者獨進引
則昧者競前佛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
顯則正路易遵此二法之辯也聖匠無心方圓有體器
既殊用教亦異施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興善
則自然為高破惡則勇猛為貴佛跡光大宜以化物道

跡密微利用為已優劣之分大畧在茲夫蹲夷之儀婁羅之辯各出彼俗自相矜解猶蟲喧鳥聒何足述效歡雖同二法而意黨道教宋司徒袁粲託為道人通公駁之其畧曰白日停光常星隱炤誕降之應事在老先似非入關方炳斯瑞又老莊周孔有可存者依日末光憑釋遺法盜牛竊善反以成蠹檢究源流終異吾黨之為道耳西域之記佛經之說俗以膝行為禮不慕蹲坐為恭道以三繞為虔不以倨傲為肅豈專戎土爰亦茲方

裹童謁帝膝行而進趙王見周三環而止今佛法在華乘者常安戒善行交蹈者常通文王造周太伯創吳革化戎夷不因舊俗豈若舟車理無代用佛法垂化或因或革清信之士容衣不改息心之人服貌必變變本從道不遵彼俗風教自殊無患其亂孔老釋迦其人或同觀方設教其道必異孔老治世為本釋氏出世為宗發軫既殊其歸亦異符合之唱自由臆說又仙化以變形為上泥洹以陶神為先變形者白首還緇而未能無死

陶神者使塵惑日損湛然常存泥洹之道無死之地乖詭若此何謂其同歡答曰按道經之作著自西周佛經之來始乎東漢年踰八百代懸數十若謂黃老雖久而濫在釋前是呂尚盜陳恒之齊劉季竊王莽之漢也經云戎氣强獷乃復畧人頰車耶又夷俗長跽法與華異翹左跂右全是蹲踞故周公禁之於前仲尼戒之於後又舟以濟川車以征陸佛起於戎豈非戎俗素惡耶道出於華豈非華風本善耶今華風旣變惡同戎狄佛來

破之良有以矣佛道實貴故戒業可遵戎俗實賤故言貌可棄今諸華士女氏族弗革而露首偏踞濫用夷禮云於剪落之徒全是胡人國有舊風法不可變又若觀風流教其道必異佛非東華之道道非西戎之法魚鳥異淵永不相關安得老釋二教交行八表今佛既東流道亦西邁故知世有精麤教有文質然則道教執本以領末佛教救末以存本請問所異歸在何許若以剪落為異則胥靡翦落矣若以立像為異則俗巫立像矣此

非所歸歸在常住常住之象常道孰異神仙有死權便之説神仙是大化之總稱非窮妙之至名至名無名其有名者二十七品仙變成真真變成神或謂之聖各有九品品極則入空寂無為無名若服食茹芝延壽萬億壽盡則死藥極則枯此脩考之士非神仙之流也明僧紹正二教論以為佛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者通今道家稱長生不死名補天曹大乖老莊立言本理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並好釋法吳興孟景翼為道士太

子召入玄圃園衆僧大會子良使景翼禮佛景翼不肯子良送十地經與之景翼造正一論大畧曰寶積云佛以一音廣說法老子云聖人抱一以為天下式一之為妙空玄絶於有景神化贍於無窮為萬物而無為處一數而無數莫之能名强號為一在佛曰實相在道曰玄牝道之大象即佛之法身以不守之守守法身以不執之執執大象但物有八萬四千行說有八萬四千法法乃至於無數行亦達於無央等級隨緣須導歸一歸一

曰迴向向正即無邪邪觀既遣億善日新三五四六隨
用而施獨立不改絕學無憂曠刼諸聖共遵斯一老釋
未始於嘗分迷者分之而未合億善遍修修遍成聖雖
十號千稱終不能盡終不能盡豈可思議司徒從事中
郎張融作門律云道之與佛逗極無二吾見道士與道
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辯是非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
亮越人以為鳧楚人以為鳦人自楚越鴻常一耳以示
太子僕射周顒顒難之曰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位寂之

方其旨則別論所謂亘極無二者為亘極於虛無當無
二於法性耶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為鴻乙耳驅馳佛道
無免二末未知高鑒緣何識本輕而宗之其有旨乎往
復文多不載歡口不辯善於著筆著三名論甚工鍾會
四本之流也
梁崔靈恩為國子博士先是儒者論天互執論蓋不合
於渾論渾不合於蓋靈恩立義以渾蓋為一焉
後魏毛脩之為金紫光禄大夫位次崔浩之下浩以其

中國舊門雖學不博洽而猶涉獵書傳每推重之與共論說言次遂及陳壽三國志有古良史之風其所著述文義典正皆揚於王庭之言微而顯婉而成章班史以來無及壽者脩之曰昔在蜀中聞長老言壽曾為諸葛亮門下書佐得罪被撻百下故其論武侯云應變將畧非其所長浩乃與論曰承祚之評亮乃有故義過美之譽案其迹也不為負之非挾恨之矣何以云然夫亮之相劉備當九州鼎沸之會英雄奮發之時君臣相得魚水

為喻而不能與曹氏爭天下委棄荊州退入巴蜀誘奪
劉璋偽連孫氏守窮崎嶇之地僭號邊夷之間此策之
下者可與趙佗為偶而以為管蕭之亞匹不亦過乎謂
壽貶亮非為失實且亮既據蜀恃山險之固不達時宜
弗量勢力嚴威峻法控勒蜀人矜才負能高視矯舉欲
以邊夷之衆抗衡上國出兵隴右再攻祁山一攻陳倉
踈遲失會摧衄而反後入秦川不復攻城更求野戰魏
人知其意閉壘堅守以不戰屈之智窮勢盡憤結攻中

發病而死繇是言之豈合古之善將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者乎脩之謂浩言為然

高允為中書令兼太常卿時中書博士袁敬與侍郎傅默梁祚論名字貴賤著議紛紜允遂著名字論以釋其惑甚有典證

陳奇字脩奇河北人也愛翫經典博通文籍初與河間邢祐同召赴京時秘書監游雅素聞其名始頗好之引入秘省欲授以史職後與奇論典誥及詩書雅貫扶馬

鄭至於易訟卦天與水違行雅曰自葱嶺以西水皆西流推此而言易之所及自葱嶺以東耳竒曰易理縣廣包含宇宙若如公言自葱嶺以西豈東廻望究哉竒執義非雅每如此類終不苟從

北齊杜弼為衛尉卿嘗與邢邵扈從東山共論名理邢以為人死還生恐為蛇畫足弼答曰蓋謂人死歸無非有能生之力然物之未生本亦無也無而能有不以為疑因前生後何獨致恠邢云聖人設教本𢇁勸奬故懼以將來理望各遂其

性弼曰聖人合德天地齊信四時言則為經行則為法而云以虛示物以詭勸民將同魚腹之書有異鑿楹之誥安能使北辰降光龍宮韞櫝就如所論福果可以鎔鑄性靈弘奬風教為益之大莫極於斯此即真教何謂非實邪云死之言澌精神盡也弼曰此所言澌如射箭盡手中盡也小雅曰無草不死月令又云靡草死動植雖殊亦此之類無情之卉尚得還生含靈之物何妨再造若云草死猶有種在則復人死亦有識識種不見謂以為無者神之在形

亦非自矚離朱之明不能覩雖孟軻觀眸聖愚可察鍾生聽曲山水呈狀乃神之工豈神之質猶玉帛之非禮鐘鼓之非樂以此而推義斯見矣邪云季札言無不之亦言散盡若復聚而為物不得言無不之也弼曰骨肉下歸於土魂氣則無不之此乃形墜魂遊往而非盡如鳥出巢如蛇出穴縣其尚有故無所不之若令無也之將焉適延陵有察微之識知其不隨於形仲尼發習禮之歎美其斯與形别若許以廓然然則人皆季子不謂

高論執此為無邪云神之在人猶光之在燭燭盡則光
窮人死則神滅弼曰舊學前儒每有斯語羣疑衆惑咸
豁此起葢辯之者未精思之者不篤竊有未見可以覈
諸燭則因質生光質大光亦大人則神不係於形形小
神不小故仲尼之智必不短於長狄孟德之雄乃遠奇
於崔琰神之於形亦猶君之有國國實君之所統君非
國之所生不與同生孰云俱滅邪云舍此適彼生生常
在周孔自應同莊周之鼓缶和桑扈之循歌弼曰共陰

而息尚有將別之悲窮轍以遊亦興中途之歎况曰聯體同氣化為異物稱情之服何害於聖邪云鷹化為鳩鼠變為鴽黄母為鼊皆是生之類也類化而相生猶光去此燭復燃彼燭弼曰鷹末為鳩鳩則非有鼠既二有何可兩立光去此燭復燃彼燭神去此形亦託彼形又何惑哉邪云欲使土化為人木生眼鼻造化神明不應如此弼曰腐草為螢老木為蝎造化不能誰其然也其後別與邪書云夫建言明理宜出典證而違孔背釋獨

為君子若不師聖物各有心馬首欲東誰其能禦奚取於適衷何貴於得一逸韻雖高管見未喻前後往復再三邢邵理屈而止文多不載

王紘年十五隨父在北豫州行臺侯景與人論掩衣法為當左為當右尚書敬顯儁曰孔子云微管仲吾其被髪左衽矣以此言之右衽為是紘進曰國家龍飛朔野雄步中原五帝異儀三王殊制掩衣左右何足是非景奇其早慧賜以名馬

唐呂才為太常博士太宗以陰陽書近代以來漸致訛偽穿鑿既甚拘忌亦多遂命才與學者十餘人共加刋正削其淺俗存其可用者勒成五十三卷並舊書四十七卷十五年書成詔頒行之才多以典故質正其理雖為術者所短然頗合經義今畧載其叙數篇其叙宅經曰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宫室蓋取諸大壯廹於殷周之際乃有卜宅之文故詩稱相其陰陽書云卜惟雒食此則卜宅吉凶其來尚矣至於近代

師巫更加五姓之説言五姓者謂宫商角徵羽等天下萬物悉配屬之行事吉凶依此為法至如張王等為商武庚等為羽欲似同韻相求及其以柳姓為宫以趙姓為角又非四聲相管其間亦有同是一姓分屬宫商後有複姓數字徵羽不別驗於經典本無斯説諸隂陽書亦無此語直是野俗口傳竟無所出之處唯堪輿經黄帝對於天老乃有五姓之言且黄帝之時不過姬姜數姓暨於後代賜族者多至如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

曹滕畢原酆郇並是姬姓子孫孔殷宋華向蕭亳皇甫並是子姓苗裔自餘諸國准例皆然因邑因官分枝布葉未知此等諸姓是誰配屬又檢春秋以陳衛及秦並同水姓齊鄭及宋皆為火姓或承所出之祖或繫所屬之星或取所居之地亦非宫商角徵共相管攝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叙禄命曰謹按史記宋忠賈誼譏司馬季主云夫卜筮者高人禄命以悦人心矯言禍福以盡人財又按王充論衡云見骨體而知命禄此即

禄命之書行之久矣多言或中人乃信之今更研尋本非實録但以積善餘慶不假建禄之吉積惡餘殃豈由刼殺之災皇天無親常與善人禍福之應其猶影響故有夏多罪天命勦絶宋景脩德妖孛夜移學也禄在豈待生當建學文王勤憂損壽不關月值空亡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歷陽成湖非獨河魁之上蜀郡炎燎豈繇災厄之下今時亦有同年同禄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夭壽更異按春秋魯桓

公六年七月魯莊公生今檢長歷莊公生當乙亥之歲建申之月以此推之莊公乃當禄之空亡依禄命書法合貧賤又犯勾絞六害背驛馬三刑當此三者並無官爵火命七月生當病鄉為人尩弱身合矬陋今按齊詩譏莊公猗嗟昌兮頎而長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唯有向命一條法當長命依檢春秋莊公薨時計年四十五矣此則禄命不驗一也又按史記秦莊襄王四十八年始皇帝生宋忠注云因正月生乃名政依檢襄王四十

八年歲在壬寅此年正月生者命當背禄法無官爵假得禄命奴婢尚少始皇又當破驛馬三刑身尅驛馬法當望官不到金命正月生當絶下為人無始有終老而彌吉今檢史記始皇乃是有始無終老更彌凶唯建命生法合長壽計其終時不過五十禄命不驗二也又漢武故事武帝以乙酉之歲七月七日平旦時生亦當禄空亡下法無官爵雖向驛馬尚隔四辰依禄命法少無官榮老而方盛今檢漢書武帝即位年始十六末年已

後戸口減半禄命不驗三也又按後魏書云孝文皇帝
皇興元年八月生今按長厯其年歳在丁未以此推之
孝文皇帝背禄命并驛馬三刑身尅驛馬依禄命書法
無官爵命當父死中生法當生不見父今檢魏書孝文
皇帝身受其父顯祖之禪禮云嗣子位定於初喪踰年
之後方始正號是以天子無父父事三老也孝文受禪
異於常禮躬率天下以事其親而禄命云不合識父禄
命不驗四也又按沈約宋書云宋髙祖癸亥歳三月生

依此而推祿之與命並當空亡依祿命書法無官爵又當子墓中生唯宜嫡子假有次子法當早卒今檢宋書高祖長子先被篡弑次子義隆享國多年高祖又當祖祿下生法得嫡孫財祿今檢宋書其孫劉劭劉濬並為篡逆幾失宗祧祿命不驗五也敘葬書曰易云古之葬者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禮云葬者藏也欲使人不得見之然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以其復土事畢長為感慕之

所窀穸禮終永作魂神之宅朝市遷變不得豫測於將來泉石交侵不可先知於地下是以謀及龜筮庶無後艱斯乃備於慎終之禮曾無吉凶之義暨乎近代以來加之陰陽葬法或選年月便利或量墓田遠近一事失所禍及死生巫者利其貨賄莫不擅加妨害遂使葬書一術乃有百二十家各説吉凶拘而多忌且天覆地載乾坤之理備焉一剛一柔消息之義詳矣或成於晝夜之道感於男女之化三光運於上四氣通於下斯乃陰

陽之大經不可失之於斯須也至於喪葬之吉凶乃附此為妖妄傳云王者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經時而葬士及庶人逾月而已此則貴賤不同禮亦異數欲使同盟同軌赴弔有期量事制宜遂為常式法既一定不得違之故先期而葬謂之不懷後期而不葬譏之殆禮此則葬有定期不擇年月一也春秋又云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至於戊午襄事禮經善之禮記云卜葬先遠日者善選月終之日所以避

不懷也今檢葬書以巳亥之日用葬最凶謹按春秋之
際此日葬者凡有二十餘件此則葬不擇日二也禮記
又云周尚赤大事用平旦殷尚白大事用日中夏尚黑
大事用昏時鄭𤣥注云大事者何謂喪葬也此則直取
當代所尚不擇時之早晚春秋云鄭卿子產及子太叔
葬鄭簡公於時司墓大夫室當葬路若壞其室即平旦
而窆不壞其室即日中而窆子產不欲壞室欲待日中
子太叔云若至日中而窆恐久勞諸侯大夫來會葬者

然子產既云博物君子太叔乃為諸侯之選國之大事無過喪葬必是義有吉凶斯等豈得不用今乃不問時之得失惟論人事可否曾子問云葬逢日蝕捨於路左待明而行所以備非常也若依葬書多用乾艮二時並是近半夜此即文與禮違今檢禮傳葬不擇時三也葬書云富貴官品皆繇安葬所置年命延促亦繇墳壠所招然今按孝經云立身行道則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日慎一日則

澤及於無疆茍德不建則人而無後此則非繇安葬吉凶而論福祚延促臧孫有後於魯不關葬得吉日若敖絶祀於荆不繇遷厝失所此則安葬吉凶不可信用其義四也今之喪葬吉凶皆依五姓便利古之葬者並在國都之北兆域既有常所何取姓墓之義趙氏之葬並在九原漢之山陵散在諸處上利下利茂爾不論大墓小墓其義安在及其子孫富貴不絶或與三代同風或分六國而王此則五姓之義大無稽古吉凶之理何從

而生其義五也且人臣名位進退何常亦有初賤而後貴亦有始泰而終否是以子文三已令尹展禽三黜士師卜葬一定更不迴改冢墓既成曾不革易則何因名位無時暫安故知官爵弘之在人不繫安葬所致其義六也野俗無識皆信葬書巫者詐其吉凶愚者因而徼倖遂使擗踊之際擇葬地而希官品荼毒之秋選葬時以規財禄或云辰日不宜哭而黙對賔客受弔問或云同屬忌於臨壙乃吉服不送其親聖人設教豈其然也

葬書敗俗一至於斯其義七也

徐有功任地官員外郎有鹿城主簿潘好禮者深慕其爲人乃著論曰客有問於主人曰地官徐員外何如也答曰守道君子也客曰徐公明識誠難爲儔也何不稍圓通以協隨時之義而取富貴乎何爲固守方正乖相時之道幾致死亡者數矣此豈大雅君子全身之義哉答曰夫隨時相宜而取富貴凡情所曉徐公豈不達之若徐公者仁人也夫仁者濟物也此道大矣非常情所

知故孔子曰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徐公之不愛死亡固守誠節用此道也豈以貴賤生死而易其操履哉問曰仁則信矣忠則如何答曰豈有仁者不忠乎當今帝德文明憂勞庶政思致刑措以隆中興徐公獻可替否盡忠盡節誠欲戴明主於堯舜之上置蒼生於大道之中事跡顯然有識同悉子何疑而問哉客曰鄙人固鄙不閑大體忠則信矣孝則如何答曰豈有忠臣而非孝子乎孝經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立

身行道揚名於後代以顯父母今徐公之名聞於四海有志之士莫不增氣豈直揚名亦永錫爾類矣禮曰大孝揚名徐公之謂也問曰徐公之道既高矣何為釐處霜臺即奏天官得失牓諸門以示天下規規然是釣名耳其故何哉主人胡盧而笑久而應之曰子徒見培塿未覩泰山乎夫天官者奔競既久濫進弘多選司權輕且未能止此弊之甚也徐公既處霜臺以澄清為已任切於救弊急於為善此徐公之情也以為釣名可謂不

知言矣客有慚色問曰此人當今可誰與比答曰宇宙至廣人物至多匿跡韜光者固有之矣僕寧敢厚誣天下之士乎若所聞見一人而已當於古人中求之問曰何如張釋之答曰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寃人此畧同耳然而釋之所行者甚易徐公所行者甚難難易之間優劣可知矣問曰張公徐公皆是國士至於斷獄俱守正途事跡既同有何難易答曰張公逢漢文之時天下無事至如盜高廟玉環及渭橋驚馬守法而已豈不易哉

徐公逢革命之秋屬維新之運唐朝遺老或有包藏禍心遂使陶公之壁有所疑矣至如周興來俊臣者更是堯舜之四凶也掩義隱賊毀信廢忠崇飾惡言以誣盛德遂使忠臣側目恐死亡無日矣徐公守死善道深相明白幾陷囹圄數推網羅此吾子所聞豈不難矣易曰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徐公得之矣客曰若使此人為司刑卿方得展其才用答曰吾子徒見徐公用法平允即謂可置司刑僕觀其人固奇士也方寸之地何所

不容若其用之何事不可豈直司刑而已哉客曰今日聞吾子議知徐公之今德未可盡言乎固知君子之道非小人所測也其為當時所稱述如此

宋昱為中書舍人知銓天寶十載文部選才多濫選人劉迺獻議於昱曰虞書稱知人則哲能官人魏魏唐虞舉以為難今夫文部既始之以掄材終之以授位是則知人官人斯為重任者在禹稷皐陶之衆聖猶曰載采采有九德考績以九載近代主司獨委一小冢宰察言

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内古今遲速何不侔之甚哉夫判者以狹辭短韻語有定規為體亦猶以一小冶而鼓衆金雖欲為鼎為鏞不可得也故曰判之在文至局促者夫銓者必以崇衣冠自媒耀為賢斯文士之醜行君子所病若引周公尼父於銓庭則雖圖書易象之大訓以判體挫之曽不及徐庚雖有淵默罕言之至德以喋喋取之曽不若嗇夫嗚呼彼干霄蔽日誠巨樹也當求尺寸之材必後於榱杙龍吟虎嘯誠希聲也若聲

尚於頰舌之感必下於蛙黽觀察之際能不悲夫執事慮過龜策文合雅誥豈拘以瑣瑣故事曲折因循哉誠能先咨以政事次徵以文學退觀其理家進察其臨節則厖鴻深沈之士亦可以窺其門户矣

冊府元龜卷八百三十

冊府元龜卷八百三十一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録部

規諷

書曰官師相規所以更箴其闕也傳曰士有爭友所以成人之美也是知相勸以義相勉以正時惟君子之道聞善則告有過則規斯乃朋友之職故其至言而無隱同心而多益蓋由乎切切偲偲忠告善道使其喜聞其

過莫逆於心不離於令名罔陷於非義者矣故臧孫有惡石之喻荀伯有盡心之說仲尼之論友貴乎直諒重華之申戒鄙乎面從皆是物也亦有位下而輸忠交疎而詰過盡拳拳之志成諤諤之美斯蓋聞善必告竭誠無隱俾夫心善其說深納其戒釋回而增美縫闕而窒非亦異夫未見顏色而言之也若乃遭其惡直始終固拒後以致敗卒如所規良可太息者已

晏子齊大夫也昭公十年齊欒施高彊奔魯陳鮑分其

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彊（不可強取）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蘊畜也孽害也）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莒齊地）

富子鄭大夫也昭公十六年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孔張子孔之孫）執政禦之（執政掌位列者禦止也）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縣樂肆）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

慎也幾為之笑而不陵我言數見笑則必陵侮我我皆有禮人猶鄙我鄙賤也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衷當也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緣事偏頗類以成獄之放紛放縱也紛亂也會朝之不敬謂國無禮敬之心使命之不聽下不從上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昆兄也子孔襄公兄孔張之祖父執政之嗣也子孔嘗執鄭國之政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卿得自立廟於家有

禄於國受禄邑有賦於軍軍出卿賦百乘喪祭有職有所主受脤歸脤受脤謂君祭以肉賜大夫歸脤謂大夫祭以肉歸公皆社之戎祭也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之其祭在廟謂助君祭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言為過謬者自應用刑罰子寧以他規我也規正也

閔子馬魯大夫也時季武子無適子公鉏長而愛悼子乃立之以公鉏為馬正馬正家司馬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閔子馬閔馬父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者患

不孝不患無所所位處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言廢置在父無常位也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父寵之則可富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禍甚於貧賤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次舍也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盡舍旃具饗燕之具

孔子魯人也為魯司寇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康子魯上卿諸臣之帥也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欲多情欲言民化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又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

如就成也欲多殺以止姦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孔子亦欲令康子先自正上加也偃仆也風無不仆草猶民之化於上又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孔子又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曰自今以來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

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兮（不可復也）來者猶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矣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去弗得與之言

曾子名參孔子弟子也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捷）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欲戒敬子言我將死言善可用）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此道謂禮也動容貌能濟濟蹌蹌則人不敢暴之正顏色能矜莊嚴栗則人不敢欺誕之出辭氣能順而說之則無惡戾之言入於

耳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敬子忽大務小故又戒之以此籩豆禮器南蒯為季氏費邑宰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子仲公子憖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室季氏家財子更其位更代也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南蒯懼不克以費叛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鄉人過蒯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恤恤憂患湫愁隘攸懸危之貌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家臣而圖人君之事言思深而謀淺身近而志遠有人矣哉言今有此人微以感之

靖郭君田嬰齊威王少子為宣王相將城薛客多以諫靖郭君謂謁者無為客通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君曰客有於此客曰鄙臣不敢以死為戲君曰亡更言之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鈎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齊奚以薛為失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君曰善乃輟城薛

周舍趙簡子臣也舍好直諫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對曰願為諤諤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過而日有記月有成歲有效也

虎會趙簡子臣也簡子上羊腸之坂羣臣皆偏袒推車而虎會獨擔戟行歌不推車簡子曰寡人上坂羣臣皆推車會獨擔戟行歌不推車是會為人臣侮其主為人臣侮其主其罪何若虎會對曰為人臣而侮其主者死而又死簡子曰何謂死而又死虎會曰身死妻子又死

若是謂死而又死君既已聞為人臣而侮其主者之罪矣君亦聞為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簡子曰為人君而侮其臣者何若虎會對曰為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不為謀辯者不為使勇者不為鬬智者不為謀則社稷危辯者不為使則使不通勇者不為鬬則邉境侵簡子曰善乃罷羣臣不推車為士大夫置酒與羣臣飲以虎會為上客

優莫趙之優者也襄子飲酒五日五夜不廢酒謂侍者

曰我誠邦士也夫飲酒五日五夜矣殊不病優莫曰君
勉之不及紂二日耳紂七日七夜今君五日襄子懼謂
優莫曰然則吾亡乎優莫曰不亡襄子曰不及紂二日
不亡何待優莫曰桀紂之亡也遇湯武今天下盡桀也
而君紂也桀紂並世安能相亡然殆矣
李同趙邯鄲傳舍吏子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
君甚患之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
亡則勝為虜何為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

而食可謂殆矣而君之後宮以數百婢妾被綺縠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為矛矢而君器物鐘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享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

趙良以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皐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

曰僕弗敢願也昔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内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為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

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
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默默
默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
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
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
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
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
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

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内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欵關請見欵叩也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乗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謡舂者不相杵相謂送杵聲以音聲自勸也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兾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

子之師傅殘傷民以峻刑是積怨蓄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乘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闟所及反戟者一作奈屈盧之勁矛干將之雄戟旁車

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

漢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居長安城東時陳豨反高祖自將至邯鄲而韓信謀反關中呂后用蕭何計誅信

高祖已聞信誅便拜何相國益封五千户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平獨弔謂何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内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恐其為變故守衛之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帝悦

東郭先生齊人以方士待詔公車武帝時大將軍衛青者衛后兄也衛青傳曰子夫之弟也封為長平侯從軍擊匈奴至

余吾水上而還斬首捕虜有功來歸詔賜金千斤將軍出宮門東郭先生當道遮衛將軍車拜謁曰願白事將軍止車前東郭先生旁車言曰王夫人新得幸於上家貧今將軍得金千斤誠以其半賜王夫人之親人主聞之必喜此所謂奇策便計也衛將軍謝之曰先生幸告之以便計謹奉教於是衛將軍乃以五百金為王夫人之親壽王夫人以聞武帝帝曰大將軍不知為此問之安所受計策對曰受之待詔者東郭先生詔召東郭先

生拜以為郡都尉

雋不疑渤海人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至渤海請與不疑相見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舊矣瀕涯也公子勝之字也舊久也瀕音頻又音賓今乃承顏接辭凡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禄勝之知不疑非庸人敬納其戒深接以禮位至京兆尹

丙吉為光禄大夫與魏相善時相遷揚州刺史考按郡國守相多所貶退吉與相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

相字弱翁方且大用矣願少慎事自重藏器於身易下繫辭云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相心善其言為齋威嚴不顯見其材能

後漢桓譚字君山哀帝時董賢為大司馬聞譚名欲與之交譚先奏書於賢說以輔國保身之術賢不能用遂不與通卒為六安郡丞

班彪扶風安陵人性沈重好古年二十餘更始敗三輔大亂時隗囂擁衆天水彪乃避難從之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定意者從横之事

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願生試論之對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強大故其末流有從横之事勢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已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帝短祚國嗣三絶故王氏擅朝因竊號位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是以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中外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域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而

百姓謳吟思仰漢德已可知矣囂曰生言周漢之勢可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疎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羈之時人復知漢乎彪既疾囂言又傷時方難乃著王命論以為漢德承堯有靈命之符王者興祚非詐力所致欲以感之而囂不悟彪終於望都長

李淑豫章人為軍師將軍更始至長安所受官爵皆羣小賈豎淑上疏諫曰方今賊寇始誅王化未行百官有

司宜慎其任夫三公上應台宿九卿下括河海故天工人其代之陛下定業雖因下江平林之勢斯蓋臨時濟用不可施之既安宜釐改制度更延英俊因才授爵以匡王國今公卿大位莫非戎陳尚書顯官皆出庸伍資亭長賊捕之用而當輔佐綱維之任唯名與器聖人所重今以所重加非其人望其毗益萬分興化致理譬猶緣木求魚升山採珠海内望此有以闚度漢祚臣非有憎疾以求進也但為陛下惜此舉措敗材傷錦所宜至

慮惟割既往謬妄之失思隆周文濟濟之美更始怒繫淑詔獄自是關中離心四方怨叛諸將出征各自專置牧守州郡交錯不知所從

王閎王莽叔父平阿侯譚之子也更始遣閎爲瑯琊太守張步拒之不得進後步以閎掌郡事時梁王劉永死步等欲立永子紆爲天子自爲定漢公置百官閎諫曰梁王以奉本朝之故是以山東頗能歸之今尊立其子將疑衆心且齊人多詐宜且詳之步乃止

董崇與寇恂同門生光武以恂為河内太守行大將軍事崇說恂曰上新即位四方未定而君以此時據大郡此讒人所側目怨禍之府也宜思功遂身退之計恂然其言因病不視事

崔駰字亭伯為竇憲車騎將軍掾竇太后臨朝憲以重戚出納王命駰獻書誡之曰駰聞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在賤而望貴者惑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三者皆所不宜而或蹈之者思効其區區憤盈而不能已也竊見足

下體淳淑之姿躬髙明之量意美志厲有上賢之風駰幸得充下館列後陳是以竭其拳拳敢進一言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寮觀行當堯舜之盛世處光華之顯時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弘申伯之美致周召之事乎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為賢臣近陰衛尉克己復禮終受多福郯氏之宗非不尊也陽侯之族非不盛也重侯累將建天樞執斗柄

其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何也益在滿而自溢位有餘而德不足也漢興以後迄于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竇氏之興肇自孝文二君以淳淑守道成名先日安豐以佐命著德顯自中興内以忠誠自固外以法度自守卒享國祚垂祉於今夫謙德之光周易所美滿溢之位道家所戒故君子福大而愈懼爵隆而益恭遠察近覽俯仰有則銘諸几杖刻諸盤盂兢兢業業無怠無荒如此則百福

是苟慶流無窮矣

傅燮爲漢陽太守時刺史耿鄙委任治中程球球爲通姦利士人怨之靈帝中平四年鄙率郡兵討金城賊王國韓遂等燮知鄙失衆必敗諫曰使君統政日淺人未知教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今率不習之人越大隴之阻將十擧十危而賊聞大軍將至必萬人一心邊兵多勇其鋒難當而新合之衆上下未和萬一内變雖悔無及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得寬挺必謂我怯

羣惡爭勢其離可必然後率已教之人討已離之賊其功可坐而待也今不為萬全之福而就必危之禍竊為使君不取郗不從行至狄道果有反者先殺球次害郗

邴原北海朱虛人魯國孔融在郡教選計當任公卿之才乃以鄭玄為計掾彭璆為計吏原為計佐融有所愛一人嘗盛嗟嘆之後恚望欲殺之朝吏皆請時其人亦在坐叩頭流血而融意不解原獨不為請融謂原曰衆皆請而君何獨不原對曰明府於其本不薄也常言歲

終當舉之此所謂吾一子也如是朝吏受恩未有在某前者矣而今乃欲殺之明府愛之則引而方之於子憎則推之欲危其身原愚不知明府以何愛之以何惡之融曰某生於微門吾成就其兄弟拔擢而用之某今孤負恩施夫善則進之惡則誅之固君道也往者應仲遠為泰山太守舉一孝廉旬月之閒而殺之夫君人者厚薄何常之有原對曰仲遠舉孝廉殺之其義焉在夫孝廉國之俊選也舉之若是則殺之非也若殺之是則舉之

非也詩云彼其之子不遂其媾益譏之也語云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仲遠之惑甚矣明府奚取焉融乃大笑曰吾但戲耳原又曰君子於其言出乎身加乎民言行君子之樞機也安有欲殺人而可以為戲者哉融無以答官至五官將長史

高順為呂布督將時泰山臧霸等攻破莒城許呂布財幣以相結而未及送布乃自往求之順諫止曰將軍威名宣播遠近所畏何求不得而自行求賂萬一不克豈

不損耶布不從既至莒覇等不測往意固守拒之無獲而還布性决易所為無常順每諫曰將軍舉動不肯詳思忽有失得動輒言誤誤事豈可數乎布知其忠而不能從

魏諸葛原字景春為新興太守管輅餞之原與輅别戒以二事言卿性樂酒量雖温克然不可保寧當節之卿有水鏡之才所見者妙仰觀雖神禍如膏火不可不慎持卿叡才遊於雲漢之間不憂不富貴也輅言酒不可

極才不可盡吾欲持酒以禮持才以愚何患之有也

蔣班焦彝皆諸葛誕爪牙計事者時誕據淮南及大軍圍誕於壽春吳將朱異再以大衆來迎班彝等言於誕曰朱異等以大衆來而不能進孫綝殺異而歸江東外以發兵為名而内實坐須成敗其歸可見矣今宜及衆心尚固士卒思用并力决死攻其一面雖不能盡克猶可有全者文欽曰江東乗戰勝之威久矣未有難北方者也况公今舉十餘萬之衆内附而欽與全端等皆同

居死地父兄子弟盡在江表就孫綝不欲主上及其親戚豈肯聽乎且中國無歲無事軍民並疲今守我一年勢力已困異圖生心變故將起以往準今可計日而望也班彛固勸之欽怒而誕欲殺班彛二人懼且知誕之必敗也十一月乃相携而降

張邈為陳留太守初事袁術時術議稱尊號邈謂術曰漢據火德絶而復揚德澤豊流誕生明公居軸處中入則享於上席出則為衆目之所屬華霍不能增其高淵

泉不能同其量可謂巍巍蕩蕩無與為二何為捨此而欲稱制恐福不盈背禍將溢世莊周之稱郊祭犧牛養飼經年衣以文繡宰執鸞刀以入廟門當此之時求為孤犢不可得也

蜀黄權字公衡巴西人少為郡吏州牧劉璋召為主簿時别駕張松建議宜迎先主使拒張魯權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

之危可但閉境以待河清璋不聽竟遣使迎先主出權為廣漢長

劉巴字子初劉璋遣法正迎先主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為害不可納也既入巴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其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後代法正為尚書令

吳朱據字子範吳郡吳人有姿貌膂力又能論難大帝

黄武初徵拜五官郎中補侍御史是時選曹尚書暨豔疾貪汙在位欲沙汰之據以為天下未定宜以功覆過棄瑕取用舉清厲濁足以沮勸若一時貶黜懼有後咎豔不聽卒敗

陸瑁字子璋州郡辟舉皆不就時尚書暨豔盛明臧否差斷三署頗揚人闇昧之失以顯其謫瑁與書曰夫聖人嘉善矜愚忘過記功以成美化如今王業始建將一大統此乃漢高棄瑕録用之時也若令善惡異流貴汝

頼月旦之評誠可以勵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宜遠模仲尼之汎愛中則郭泰之弘濟近有益於大道也豔不能行卒以致敗後為選曹尚書

晉華譚友人袁甫者歴陽人少能言議與譚齊名友善景帝大安中入雒譚與甫書曰誠以枯澤非蛟龍之淵棘林非鸞鳳之窟昔食其自僭監門非高祖不長揖孔明躬稼南陽非劉氏不馳驅望雲霄而矯翮見鴻鵠之輕羽瞻長塗而高鳴知騏驥之迅足官至祕書監

皇甫方回謚子避亂荆州刺史陶侃禮之甚厚王敦遣從弟廙代侃遷侃為廣州侃將詣敦方回諫曰吾聞敵國滅功臣亡足下新破杜弢功莫與二欲無危其可得乎侃不從而行敦果欲殺侃頼周訪獲免方回徵博士不起

冊府元龜卷八百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八百三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孫　球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庶吉士臣潘庭筠

謄録監生臣史　堂

冊府元龜卷八百三十二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録部

規諷第二

宋范晏廬陵王義真故吏義真與謝靈運顏延之暱狎過甚晏從容戒之義真曰靈運空疎延之隘薄魏文帝云鮮能以名節自立者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於悟賞故與之遊耳

沈慶之為車騎大将軍時柳元景顔師伯嘗詣慶之會其游田元慶等鳴笳列卒滿道慶之獨與左右一人在田見之悄然改容曰夫貧賤不可居富貴亦難守吾與諸公並出貧賤因時際會榮貴至此唯當共思損挹之事老子八十之年目見成敗者已多諸君炫此車服欲何為乎於是插杖而耘不為之顧元景等撤侍褰裳從之慶之乃與相對為歡

范泰為侍中左光禄大夫時司徒王弘輔政泰謂弘曰

天下務廣而權要難居卿兄弟盛滿當深存降挹彭城
王帝之次弟宜徵還入朝共參政事弘納其言
成粲為平陵令時王弘輔政彭城王義康為荆州刺史
鎮江陵粲與弘書曰僕聞軌物設教必隨時制宜世代
盈虛亦與之消息夫勢之所處非親不居是以周之宗
盟異姓為後權軸之要任歸二南斯前代之明謨當今
之顯轍明公位極台鼎四海具瞻劬勞夙夜義同吐握
而總錄百揆兼牧畿甸功實盛大莫之與儔天道福謙

宜存挹損驃騎彭城王道徳昭備上之懿弟宗本歸源
所應推先宜出據列藩齊光魯衛明公高枕論道變理
陰陽則天下和平災害不作福慶與大宋升降享年與
松喬齊久名垂萬代豈不美與弘本有退志得叅言由
是固自陳請乃降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柳元景字孝仁為冠軍將軍文帝時薛安都從弟道生
亦以軍功為大司馬參軍犯罪為秣陵令庾淑之所鞭
安都大怒乃乘馬從數千人令左右執矟欲往殺淑之

行至朱雀航逢元景元景遥問薛公何處去安都躍馬至車後曰小子庾淑之鞭我從弟今特往刺殺之元景慮其不可駐車紿之曰小子無故宜適卿往與手甚快安都既廻馬復追呼之別宜與卿有所論令下馬入車既入車因責讓之曰卿從弟服章言論與寒細不異雖復人士庾淑之亦何由得知且人身犯罪理應加罰卿為朝廷勲臣宜崇奉法憲云何放恣輒欲於都邑殺人非唯科律所不容主上亦無辭以相宥因載之俱歸安

都乃止

垣護之元嘉初為殿中將軍隨到彥之北伐彥之將迴師護之為書諫曰外聞節下欲迴師護之竊所不同何者殘虜畏威望風奔迸八載侵地不戰克復方當長驅朔漠窮掃遺醜況乃自送無假遠勞宜使竺靈秀速進滑臺助朱修之固守節下大軍進據河北則牢落遊魂自然奔退且昔人有連年攻戰失衆乏糧者猶張膽爭前莫肯輕退況今青州豐穰濟漕流通士馬飽逸威力

無損若空棄滑臺坐喪成業豈是朝廷受任之旨彥之不納散敗而歸太祖聞而善之以補江夏王義恭征北將軍北高平太守

郢有野老帶苫而耕時衡陽王義季嘗大蒐於郢命左右斥之老人擁耒對曰昔楚子盤遊受譏令尹今陽和扇氣播厥之始一日不作人失其時大王馳騁為樂驅斥老夫非勸農之意義季止馬曰此賢者也命賜之食老曰吁願大王均其賜也茍不奪人時則一時皆享王

賜老人不偏其私矣斯飯也弗敢當問其名不言而退
南齊荀丕潁川人豫章王嶷為荆州時丕獻書令減損
奢麗王優教酬答尚書令王儉有名當世丕又與儉書曰足
下建高世之名而不顯高世之跡將何以書於齊史哉
梁謝郁會稽人也何敬容為尚書令參掌機密以罪免
職尋起為金紫光禄大夫未拜又加侍中敬容舊時賔
客門生諠譁如昔冀其復用郁致書戒之曰草萊之人
聞諸道路君侯已得瞻步宫闕出入禁門醉尉將不敢

呵斥然不無其漸甚休甚休敢賀於前又將弔也昔流言纔作公旦東奔燕書始來子孟不入夫聖賢被虛過以自斥未有嬰時釁而求親者也且曝鰓之鱗不念杯杓之水雲霄之翼豈顧籠樊之糧何者所託已盛也昔君侯納言加首鳴玉在腰迴豊貂以步文昌聳髙蟬而趨武帳可謂盛矣不以此時薦才拔士少報聖主之恩今卒如爰絲之説受責見過方復欲更窺朝廷觖望萬分竊不為左右取也昔竇嬰楊惲亦得罪明時不能謝

絶賔客勢交黨援卒無後福終益前禍僕之所弔實在於斯人人所以頗猶有踵君侯之門者未必皆感惠懐仁有灌夫任安之義乃戒翟公之大署兾君侯之復用也夫在思過之日而挾復用之意未可為智者説矣君侯宜杜門念失無有所通築茅茨於鍾阜聊優游以卒歳見可憐之意著待終之情復仲尼能改之言推子貢更也之譬少戢言於衆口微自救於竹帛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如此令明主聞知尚有兾也僕東臯鄙人

入穴幸無銜窶之恥天下之士不爲執事道之故披肝
膽示情素君侯豈能鑒焉
袁敬爲太子舍人江陵淪没流寓嶺表高祖受禪敬在
廣州依歐陽頠卒其子紇據州將有異志敬累諫紇爲
陳逆順之理言甚至紇終不從高宗即位遣章昭達率
衆討紇紇恨不納敬言朝廷義之
陳虞寄爲岳陽王中記室侯景之亂寄隨兄荔入臺城
除鎮南湘東王諮議參軍加貞威將軍京城陷遯還鄉

里及張彪往臨川强寄俱行與彪將鄭瑋同舟而載瑋嘗忤彪意乃刼寄奔于晉安時陳寶應據有閩中得寄甚喜髙祖平侯景寄勸令自結寶應從之乃遣使歸誠承聖元年除和戎將軍中書侍郎寶應愛其才託以道阻不遣每欲引寄為僚屬委以文翰寄因辭獲免及寶應結婚留異潛有逆謀寄微知其意言說之際每陳逆順之理微以諷諫寶應輒引說他事以拒之又嘗令左右誦漢書臥而聽之至蒯通說韓信相君之背貴不可

言寶應起曰可謂智士寄正色曰覆酈驕韓未足稱智豈若班彪王命識所歸乎寄知寶應不可諫慮禍及已乃為居士服以拒絶之嘗居東山寺偽稱脚疾不復起寶應以為假託使燒寄所臥室寄安臥不動親近將扶寄出寄曰吾命有所懸避欲安往所縱火者旋自救之寶應自此方信及留異稱兵寶應資其部曲寄乃因書極諫曰東山虞寄致書於明將軍使君節下寄流離世故飄寓貴鄉將軍待以上賓之禮申以國士之眷意氣所

感何日忘之而寄沉痼彌留惕陰將盡常恐卒填溝壑涓塵莫報是以敢布腹心冐陳丹欵願將軍留須臾之意少思察之則瞑目之日所懐畢矣夫安危之兆禍福之機匪獨天時亦由人事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以明智之士據重位而不傾執大節而不失豈惑於浮辭哉將軍文質兼資英威不世徃因多難仗劔興師援旗誓衆抗威千里豈不以四郊多壘共謀王室佐時報主寧國庇民乎此所以五尺童子皆願荷戟而隨將軍者也

及高祖武皇肇基草昧初濟艱難于時天下沸騰民無定主豺狼當道鯨鯢橫擊海内業業未知所從將軍運洞微之鑒折縱横之辯策名委質自託宗盟此將軍妙筭遠圖發於衷誠者也及主上繼業欽明睿聖選賢與能羣臣輯睦結將軍以維城之重崇將軍以列土之封豈非宏謨妙略推赤心於物也屢申明詔欵篤殷勤君臣之分定矣骨肉之恩深矣不意將軍惑於邪說遽生異計寄所以疾首痛心泣盡繼之以血萬全之策竊爲

將軍惜之寄雖疾侵耄及言無足採千慮一得請陳愚箕願將軍少戢雷霆賒其晷刻使得盡狂瞽之說披肝膽之誠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自天厭梁德多難薦臻寰宇分離英雄互起不可勝紀人人自以為得之然夷凶翦亂拯溺扶危四海樂推三靈眷命揖讓而居南面者陳氏也豈非歷數有在唯天所授當璧應運其事甚明一也主上承基明德遠被天綱再張地維重紐夫以王琳之強侯瑱之力進足以搖蕩中原爭衡天下退足

以倔强江外雄長偏隅然或命一旅之師或資一士之
說琳則瓦觧氷泮投身異域瑱則厥角稽顙委命闕庭
斯又天假之威而除其患其事甚明二也今將軍以藩
戚之重東南之衆盡忠奉上戮力勤王豈不勲高竇融
寵過吳芮析珪判野南面稱孤其事甚明三也且聖明
棄瑕忘過寛厚待人改過自新咸加叙擢至於余孝頃
潘純陁李孝欽歐陽顔等悉委以心腹任以爪牙胸中
豁然曾無纎介况將軍曁非張繡罪異畢諶當何慮於

危亡何失於富貴此又其事甚明四也方今周齊鄰睦境外無虞幷兵一向匪朝伊夕非劉項競逐之機楚趙連從之勢何得雍容高拱坐論西伯其事甚明五也且留將軍狼顧一隅亟經摧衂聲實虧喪膽氣衰沮高瓌向文政留瑜黄子玉此數人將軍所知首鼠兩端惟利是視其餘將帥亦可見矣孰能被堅執鋭長驅深入繫馬埋輪奮不顧命以先士卒者乎此又其事甚明六也且將軍之强孰如侯景將軍之衆孰如王琳武皇滅侯

景於前今上摧王琳於後此乃天時非復人力且兵革之後民皆厭亂其孰能棄墳墓捐妻子出萬死不顧之計從將軍於白刃之間乎此又其事甚明七也歴觀前古鑒之往事子陽季孟傾覆相尋餘善右渠危亡繼及天命可畏山川難恃況將軍欲以數郡之地當天下之兵以諸侯之資拒天子之命强弱逆順可得侔乎此又其事甚明八也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愛其親豈能及物留將軍身縻國爵子尚王姬猶且棄天屬而弗顧

背明帝而孤立危急之日豈能同憂共患不背將軍者乎至於師老力屈懼誅利賞必有韓智晉陽之謀張陳井陘之勢此又其事甚明九也且北軍萬里遠鬬鋒不可當將軍自戰其地人多顧後衆寡不敵將帥不侔師以無名而出事以無機而動以此稱兵未知其利以漢朝吳楚晉室頹顯連城數十長戟百萬拔本塞源自圖家國其有成功者乎此又其事甚明十也為將軍計者莫若不遠而復絶親留氏秦郎快郎隨遣入質釋甲偃

兵一遵詔旨且朝廷許以鐵券之要申以白馬之盟朕弗食言誓之宗社寄鬨明者鑒未形智者不再計此成敗之効將軍勿疑吉凶之幾間不容髮方今藩維尚少皇子幼冲凡預宗枝皆蒙寵樹況以將軍之地將軍之才將軍之名將軍之勢而克脩藩服北面稱臣寧與劉澤同年而語其功業哉豈不身與山河等安名與金石相獘願加三思慮之無忽寄氣力綿微餘陰無幾感恩懷德不覺狂言鈇鉞之誅甘之如薺寶應覽書大怒或

謂寶應曰虞公病勢漸篤言多錯謬寶應意乃少釋亦為寄有民望且優容之及寶應敗走夜至蒲田顧其子扞秦曰早從虞公計不至今日扞秦但泣而已寶應既擒凡諸賔客微有交涉者皆伏誅唯寄以先識免禍

後魏李平為相州刺史前來臺使頗好侵取平乃畫履虎尾踐薄氷於客館注頌其下以示戒焉

高湖字大淵初為慕容垂散騎常侍垂遣其太子寶伐魏湖言於垂曰魏燕之與國彼有內難此遣赴之此有

所求彼無違者和好多年行人相繼往求馬不得遂留其弟曲在於此非彼之失政當敦修舊好乂寧國家而復令太子率衆伐遠且魏主雄畧兵馬精强險阻艱難備嘗之矣太子富於春秋意果心銳輕敵好勝難可獨行兵凶戰危願以深慮言頗切厲垂怒免湖官既而寶果敗於參合

張普惠為步兵校尉時驍騎將軍刁整家有舊訓將營儉葬普惠以為矯時太甚與整書論之

高允為太傅時太武皇帝之子翰為東平王允以翰年少作諸侯箴以遺之翰覽之大悅

後周庾季才太祖時為車騎大將軍其後大冢宰宇文護執政謂季才曰比日天道有何徵祥季才對曰荷恩深厚若不盡言便同木石頃上台有變不利宰輔公宜歸政天子請老私門此則自享期頤而受旦奭之美子孫藩屏終保維城之固不然者非復所知護沉吟久之謂季才曰吾本意如此但辭未獲免爾

隋房彥謙為都州司馬黄門郎張衡與彥謙相善于時帝營東都窮極侈麗天下失望又漢王搆逆罹罪者多彥謙見衡當塗而不能匡救以書諭之曰竊聞賞者所以勸善刑者所以懲惡故疎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者今諸州刺史受委宰牧善惡之間上達本朝懾憚憲章不敢怠慢國家祇承靈命作民父母刑賞曲直升聞於天寅畏照臨亦宜謹肅故文王云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以此而論雖州國有殊高下

懸邈然憂民慎法其理一也至如并州釁逆須有甄明若楊諒實以詔命不通慮宗社危逼徵兵聚衆非為干紀則當原其本情議其刑罰上副聖主友于之意下曉愚民疑惑之心若審知外內無虞嗣后纂統而好亂樂禍妄有覬覦管蔡之誅當在於諒同惡相濟無所逃罪梟懸孥戮國有常刑其間乃有情非協同力不自固或被逼擁淪陷兇威遂使籍沒流移恐為冤濫恢恢天網豈其然乎罪宜從輕其義安在昔叔向寘鬻獄之死晉

國所嘉釋之斷犯蹕之刑漢文稱善羊舌寗不愛弟廷
尉非苟違君但以執法無私不容輕重且聖人大寶是
曰神器苟非天命不可妄得故蚩尤項籍之驍勇伊尹
霍光之權勢李老孔丘之才智呂望孫武之兵術吳楚
連盤石之據產祿承母后之基不應歷運之兆終無帝
王之位況乎蕞爾一隅蜂扇蟻聚楊諒之愚鄙羣小之
凶慝而欲憑陵畿甸覬幸非望者哉開闢以降書契云
及皇帝之跡可得而詳自非積德累仁豐功厚利孰能

道洽幽顯義感聖祇是以古之哲王昧旦丕顯履氷在
念御朽兢懐逮叔世驕荒曾無戒懼肆於民上騁嗜奔
慾不可具載請畧陳之曩者齊陳二國並居大位自謂
天地合徳日月齊明罔念憂虞不恤刑政近臣懐寵稱
善而隱惡史官曲筆掩瑕而錄美是以民庶呼嗟終閉
塞於視聽公卿虚譽日敷陳於左右法網嚴密刑辟日
多徭役煩興左右疲苦昔鄭有子産齊有晏嬰楚有叔
敖晉有士會凡此小國尚足名臣齊陳之强豈無良佐

但以執政壅蔽懷私殉軀忘國憂家外同内忌設有正直之士才堪幹時於已非宜即加擯壓儻遇諂佞之輩行多穢慝於我有益遽蒙薦舉以此求賢何從而至夫賢才者非尚膂力豈係文華唯須正身負載確乎不動譬棟之處屋如骨之在身所謂棟梁骨鯁之才也齊陳不任骨鯁信近讒邪天高聽卑鑒其淫僻故總收神器歸我大隋向使二國祗敬上玄惠恤鰥寡委任方直斥遠浮華卑菲爲心惻隱是務河朔富强江湖險隅各保

其業民不思亂泰山之固弗可動也然而寢臥積薪宴安鴆毒遂使禾黍生廟露霧沾衣弔影撫心何嗟及矣故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峻命不易萬幾之事何者不須熟慮哉伏惟皇帝望雲就日仁孝夙彰錫社分珪大成規矩及總統淮海盛德日新當璧之符遐邇僉屬纘歷甫爾寬仁已布率土蒼生翹足而喜并州之亂變起倉卒職由楊諒詭惑詿誤吏民非有構怨本朝棄德從賊者也而有司將帥稱其願反非止誣

陷良善亦恐大玷皇猷足下宿當重寄早預心膂粤自
藩邸柱石見知方當書名竹帛傳芳萬古稷契伊吕彼
獨何人既屬明時須存謇諤立當世之大誠作將來之
憲範豈容曲順人主以愛虧刑又使脅從之徒横貽罪譴忝
㨾眷遇輒寫微誠野人愚瞽不知忌諱衡得書歎息而
不敢奏聞
陳孝意大業初為魯郡司法書佐郡内號為廉平太守
蘇威嘗欲殺一囚孝意固諫至於再三威不許孝意觧

衣請先受死良久威意乃解謝而遣之

高孝基為吏部侍郎時高士廉屏居終南山琴書自娛孝基清鑒士也謂士廉曰吾聞不仕謂之無義揚名所以顯親弟富於從政今乃銷聲隱逸自託清高此乃招謗何咸避嫌爾士廉感悟方有宦情

唐凌敬為竇建德國子祭酒初建德嘗破趙州執刺史張志昂邢州刺史陳君賓大使張道源等以侵軼其境建德將戮之敬諫曰夫犬各吠非其主今鄰人堅守力

屈就擒此乃忠確士也若加酷害何以勸大王之臣乎
建德怒曰我至城下猶迷不降勞我師旅罪何可赦敬
又曰今大王使大將軍高士興於易水北抗禦羅藝兵
纔至士興即降大王之意復為可不建德乃悟即命釋
之
陳振鷺客崔湜門下韋庶人臨朝湜為中書侍郎同中
書門下三品睿宗即位出為華州刺史俄為太平公主
所引復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先天元年拜中

書令與劉幽求爭權不協陷幽求徙於嶺表湜既私附太平公主時人咸為之懼振鷺獻海鷗賦以諷之湜雖稱善而心實不悅也

契苾何力為左驍衛大將軍時司稼少卿梁孝仁監造新宮於諸庭院列樹何力入中宮縱覲孝仁指白楊曰此木易長不過二三年宮中可得蔭映何力不答但誦古詩曰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意謂此是塚墓間木也孝仁遽令拔去更植梧桐

袁楚客陳郡人也魏元忠則天時稱為清正中宗神龍初重為宰相天下莫不傾屬元忠乃親附權豪抑棄寒畯竟不能賞善罰惡勉脩德政議者以此少之楚客嘗致書規正元忠曰今皇帝新服厥德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君為元首臣作股肱可布大化以利朝廷存古道以正天下去邪佞使小人之道消進忠良使君子之道長豈得安其榮寵守其循默者哉若以此為常非所以愛人治國矣傳曰苟利社稷專之可也君侯念之哉

昔漢成帝時王氏擅權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本根無所庇廕方今同姓疎遠母黨專政排擯宗枝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甚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此非帝不知知之而不贊者臣之罪也其後王氏竟假周公之事而起田常之亂此乃大臣循默之失也惟君侯誡之哉夫利萬物者道也惟君子能行之害萬物者邪也惟小人固為之以道心濟物則上天祐之雖履危而必安矣以

邪心害物則明神殛之雖居安而必危矣何則勢使之然也故濟物者其心廣矣害物者其心褊矣心廣者所務不專於身心褊者所利不及於物哲人知其若此必守道以廣其心屈已以利其物行道於身而必全其身行道於國而必全其國帝王失道之正大臣必以道化之昔伊尹有言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於市若覽伊尹之說非堯舜之君但以道佐之亦可致之於堯舜也既食人主之禄而憂人主之事光贊其

美規救其惡建功於當年可謂無負於天下惟君侯志之哉夫欲安天下者先正其本本正則天下必固不正其本則天下必危國之興亡實在此矣師丹曰太子者天下之本也譬之大樹無本則枝葉零瘁國無太子則朝野不安先王必立之者以儲君有次立之勢故令師保教以君人之道用蘊崇其德所以重宗社而安天下也今皇子既長而未定嫡嗣是天下無本也天下無本可謂危矣猶大樹無枝葉何以存乎願君侯以清宴之

間而盡言於上擇其賢者而立之此乃安天下之道也書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斯之謂也而使春宫久曠豈謂宜乎此則朝廷之失君侯不正誰正之哉又聞古之封子弟建侯伯者將以藩屏王室安固邦基垂永代之業為盤石之宗也又聞女有内則男有外傅男女有别剛柔分矣内外斯隅陰陽著矣豈可濫哉然而幕府者丈夫之職非婦人之事今諸公主並開建府僚悉置官秩若以女處男職所謂長陰抑陽也而望陰陽不愆風

雨無爽其可得乎竊謂非致遠之計垂久長之策書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此之謂也此則朝廷之二失君侯不正誰正之哉又聞人之生也有禍有福有貴有賤此並稟之於前業當受之於此身然崇佛教者特以資彼來生鮮有益於見報若求之理國恐不在此矣然三教俱設各有所務而行之者不可過也行釋教者脩身之本行儒教者理國之源修身是來生之資理國乃即代之務然則即代至近來生至遠捨近求遠不

亦乖乎存彼棄此不亦謬乎今度人既多緇衣滿路率無戒行寧有經業空齋重寶專附權門取錢奏名皆有定價昔之賣官也錢入公府今賣度也錢入私家以茲入道實非履正詭情不變徒為遊食使法侶有失而流俗生厭名曰度人其實頽矣今主上雖希心聖教專想泯空奈社稷何奈蒼生何君侯不以中庸之義悟大聖之志但能致一代於仁壽之域斯亦至尊之道也此則朝廷之三失君侯不正誰正之哉又聞古人有言曰唯

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書曰天工人其代之故知代天工非才不可若有所濫必失天意而無患禍者未之有也今不專精於庶政而留心於奇伎至於倡優之輩因其耳目之好遂升之以位授之以官豈非輕朝廷而亂正法邪然人君無私賞無私怒蓋以私怒者恐傷物私賞者恐費財古人此之尤慎豈得私人以官乎若以此為政何以答皇天之命也此則朝廷之四失君侯不正誰正之哉又聞賢者邦家之光也任之可以致理棄之

足能生亂三仁去而殷亡百里入而秦霸有國家者固須擇也昔者戰國之代得士者昌失士者亡莫不以求賢為急務霸者仗之以命諸侯況巍巍唐國明天子茍存斯道則三皇五帝可緩步而越也近者有制搜揚廣求賢俊戔戔束帛賁於丘園翹翹車乘訪及山谷此我皇勤求之至也雖有好賢之名竟無得賢之譽非皇情之不眷諒有司之過也何則聖主求賢訪諸草澤及有司選士多是親黨若非有賄必以勢求上失天心下違

人望既非為官擇吏所謂為人擇官蠹政之源敗國之甚書曰治亂在庶官孔安國曰得人則理失人則亂葛洪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濁如泥高第賢良怯如蠅古人規職勤誦經今人圖家勉營生此之謂也此則朝廷之五失君侯不正誰正之哉又閹豎者給宫掖之事供掃除之役上古皆備此職但以奴隸畜之豈及於官次中古以來大道垂喪不重賢哲唯親近習或委以事或授以權遂使豎刁亂齊伊戾敗宋君側之人衆所畏

懼葛洪所謂鷹頭之蠅廟垣之鼠無拳無勇職爲亂階者也洎乎後漢用事尤甚時君既不知其失大臣又畏罪不言所以害及生靈毒流天下至於晚節竟亂中朝各相黨與屠宰良善此時也忠臣義士覩斯慷慨不得不權行殺戮至於無髴而横死者不可勝言豈非結禍之深自危之速易曰小人用壯斯之謂也自大君受命中興成務獨有閹豎坐昇班秩既無正闕多授員外舉其全數向滿千人茍綰青紫蠹食府藏既非致理之道

實為長亂之階書曰人無於水鑒當於民鑒觀往古之
成敗亦可見今之得喪故曰前事之驗後事之師此則
朝廷之六失君侯不正誰正之哉又聞自古聖帝卑宫
非食茅茨不剪采椽不斵將以儉約遺子孫亦所以愛
惜人力也書曰酣酒嗜音峻宇彫墻有一於此未或不
亡況於臣下安得以肆奢為務乎若有僭濫必生患禍
患禍之來可翹足而待也今之公王凡有所賞將以傾
府庫所造私宅皆是官供觀其疏鑿池亭崇峻廊宇山

無木石必他山以致之木無因近必窮遠以採之珍館出雲畫堂赫日造之竟歲功用不絶自開泰以來未之有也而行者見之僉曰非國戚不得如此非尊貴不得若斯僕每聞此言將以有譏於君矣何者為君所以養人非所以害人今外戚不助養人反害於人豈有益於吾君乎然堂上遠於百里君門隔於九重人主既不知之君侯又不言之豈使人主虛受謗於天下也此則朝廷之七失君侯不正誰正之哉又聞官者將以理人將

以安人非以亂人非以害人故先王欲人理必選材以
理之欲人安必省事以安之不欲人於亂必撥亂以整
之不欲人有害必去害以全之若此誠欲與天下同憂
矣人有樂君共之君有樂人慶之可謂同樂矣如此則
上下無間君臣合德同於一體也若下有懷憂之人上
無同憂之主欲求人理不可得也今天下困窮海內虛
耗復以州牧縣宰選授多不得人自餘僚佐鮮有稱職
不務公謹專於割剥人不聊生安肯懼死既不懼死是

能生變下有憂而上不知也比之馬也必除其害牧狀之羊也必去其亂羣此道尚有所闕而反更員外置官所謂助桀為虐足以速禍也夫人之情自知員外恐人不畏必峻法以懼之恐財之不足必枉道以奪之以有限之物供無厭之用欲其不亂豈可得哉古人有言十羊九牧羊既不得食人亦不得息唐虞之代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書曰官不必備惟其人孔子譏管仲曰官事不攝焉得儉據此雖正員之官猶不欲其備

況正員之外更置員外乎此則朝廷之八失君侯不正誰正之哉又聞英主開基以定天下者將以傳之於萬代也繼明之帝豈得隳之哉有所下廢則政出多門政出多門大亂之漸也近封數夫人者皆先朝之宫女賞其勤勞加之邑號若備内職則不當知外不備内職自可居外安得出入内外往來宫掖者哉若下創革内言必出外言必入内外互言禁衛何施必夷君之法縱而不禁非所以重宗廟固國家也孔子曰彼婦之口可以

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戒之哉戒之哉此則朝廷之九失君侯不正誰正之哉又聞以正道事君者將以安天下也以非道事君者所以危天下也若有危天下之臣不可不逐之若有安天下之臣不可不任之正道者行仁義以補君之過非道者行蠱媚以成君之惡補過者國之幹也成惡者國之賊也今代或有不脩忠正以事君引鬼神而惑主然則鬼神之事冥漠難知故左道之人因此自致其詐售其賂遺必據非材之位必食非

德之禄此國賊也書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又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傳曰國之將興聽於人將亡聽於神豈近是乎此則朝廷之十失君侯不正誰正之乎此十失者誠國之巨蠹粗而言之以有言於君侯者將以扶危去蠹救蒼生之命願君侯稍垂意微有所採此亦君侯自安之道也庶幾無忽元忠覽而大慙頗引咎自責

韋乾慶知鹽鐵江陵院時裴均為節度使欲請劉闢為

判官符載為從事乾慶牒均去之言其狂狡不宜賓之
幕府均乃止

冊府元龜卷八百三十二